



在生活中 尋找創意

黃春明給台灣孩子的一席話

口述/黃春明

紀錄整理/劉梓潔

作家

黃春明參加中國時報【開卷】舉辦的「2007啓蒙假期·與藝文前輩共餐」活動，與徵文得獎的小朋友輕鬆會面。

黃春明暢談自己的成長經歷，藉由他豐富多彩的童年、閱讀和寫作，鼓勵孩子在生活中思考、勇敢追求夢想。

這是【開卷】每年暑假特別設計的禮物，不僅獻給得獎人，也獻給全台灣的小朋友。以下是黃春明的口述——

頑皮也是學習

我像你們一樣大的時候，沒有這麼漂亮的衣服穿，也沒有這麼多的學校功課要做，一天到晚都在外面玩。我有多頑皮呢？說個故事你們就知道了。我讀羅東國小的時候，學校旁邊有一條河，河上有個擋門，有時候開，有時候關，如果剛好潛水游過擋門下邊，就常常被卡在那裡游不

回來了，很危險，所以學校禁止我們去那邊游泳。

我四年級時，有一天自習課，我聽到「自習」兩字，就等於聽到「去玩」。我帶了4個同學去河邊游泳，我們都沒有手錶，一玩，忘了時間。老師找不到人，就想到，啊，這個黃春明這麼皮，一定是去游泳。

老師來到河邊，不叫我們，也不罵我們，直接把我們丟在岸邊的衣服褲子統統拿走，我們幾個人只好一直泡在水裡，希望有人剛好經過，可以呼救。但是那邊很荒涼，我們泡到嘴脣發紫、

泡到手指頭都皺了，還是沒看到熟人。

我們開始想辦法，第一想到，找片姑婆芋或香蕉葉來遮著，但是四周都沒有，最後只好把田裡的泥巴攪一攪，敷到身上。泥巴不是太稀，就是太稠，調了半天終於敷上去，結果人一走動，泥巴就一塊一塊脫落，我們只好很小心很小心地走回教室。我們本來是要挨打的，結果老師看到我們這個樣子，哈哈大笑，也不處罰了。

我小時候很頑皮，但是學到很多東西。就像這樣，沒有衣



服，找葉子；沒有葉子，找泥巴，頑皮的小孩，就在生活中遇到困境的時候，尋找創意。

小孩子的創意從他們講話也可以發現。像我兒子小時候有一次放屁了，覺得很不好意思，他就說：「那是大便在唱歌啦！」還有一次，颱風天剛過，我帶他去坐公車，他看到車窗外風很大、雨也很大，他想了想，就告訴我說：「太陽變雲，雲變雨，雨替樹洗澡，樹高興得跳起舞來。」小孩子講的話常常都像詩一樣，我猜你們小時候也都是這麼有創意的，只是後來被學校的老師和考試嚇壞了。

用腳讀地理

你們現在大概很少走路上學。我以前從家裡到學校，沿路就要經過棉被店、作紙錢的、作掃把的、賣豬肉的、打鐵的店。這些地方，光是聽聲音就很精彩，像打鐵店敲打鐵砧和風櫃的聲音，聽起來很美妙。

我小時候，每個小孩都有自己的陀螺，所以就認得好幾種樹，這是樟樹、那是烏（木臼）、相思樹等等。我們知道要找哪一種木材，陀螺才會轉得又穩又久。我們跟你們最大的不一樣，就是我們是用腳在讀地理，用自己的腳走遍自己的家鄉，認識家鄉的很多事物和人。

今天有原住民小朋友在這邊，原住民在生活這本大書裡面，學到的知識，那更是不得了。我有一次跟一位生物系的教授去中央山脈調查山椒魚的生活史，出錢贊助這項計畫的人，要求要跟著上山，他們都是律師、

醫師、議員等等有身份地位的人，約七、八個人。登山不是遊山玩水，是有危險性的，我們請了三位原住民朋友來幫忙挑東西、開路。後來我們迷路了，只好在山上多留一天，等原住民朋友分頭去找路。這時，這些本來在城市裡看起來很了不起的人，在山上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。當時如果沒有原住民朋友回來帶路，一定會發生危及生命的事。所以說，生活就是教育，原住民就算不識字，也能在山上險惡的環境裡生活得很好。

不斷被退學的小孩

你們或許會問，我這麼頑皮的小孩，到了中學，怎麼辦呢？我第一次被退學，是讀羅東高中的時候。我們那時追女生很不方便，寫封情書都要躲躲藏藏。有

來，結果那次補考，很多人缺考。返校時，校長開始罵，說這個撕公告的學生是社會敗類，將來一定沒出息，我越聽越難過，就舉手說：「是我撕的！」我被叫到校長室去，校長跟我說：「公告代表學校，你撕毀公告，代表你不要學校，那學校也不要你！」我就這樣被退學，父親替我轉學到頭城高中。

我在羅東高中時是橄欖球校隊，你們知道一個中學生，對球隊的感情，是遠大於學校的。我被轉到頭城去之後，還是天天想著練球，想到後來乾脆逃學，偷跑回羅東練球。有一天被逮到了，教官把我拉上司令台，在全校學生面前羞辱我，後來被叫到訓導處，教官還是不斷地叫叫嚷嚷，我很氣，順手抓一隻椅子，扎了教官，結果就又被退學了。



一次我好不容易把信塞給喜歡的女生，結果隔天，學校公布欄就貼出補考名單，哇，黃春明有三科要補考。我想，如果被那女生看到，會很沒面子。於是，我趁著沒人的時候，就把公告撕下

回家之後，爸爸跟後母都很生氣，後母看到我回來吃飯，碗筷一甩，理都不理我。我那時想，我不要讀書了，我要離家出走，於是跑到台北做工，後來半工半讀考上台北師院，讀了一年，又



你們？」聽到阿嬤這麼說，我有時想起媽媽就會往天上看。結果，我有時看到星星，有時看到烏雲，就是沒有看到媽媽。

作文交上去之後，老師跟我說：「黃春明，你寫得很好。」老師抬頭時，我看到這位26歲的女老師眼眶紅紅的。為了鼓勵我多閱讀，這位老師送我兩本書，一本是沈從文的短篇小說集，一本是契

訶夫的。被退學，轉到台南師院，被留級一年，又退學，最後才在屏東師院畢業。

文學讓我成長起來

我這麼叛逆，怎麼沒有變成壞孩子呢？因為文學救了我。

初中二年級的時候，我的作文寫得比其他同學好，有天老師把我叫去，跟我說：「黃春明啊，作文要好，不可以用抄的！」我說：「我沒有抄啊！」我跟老師說，不然妳再出一個題目，我重新寫，這樣妳就知道我沒有抄。老師想了想，出了一個題目叫「我的母親」。我說不行啦，我媽媽在我還沒八歲就過世了，我對她只有很模糊的印象，怎麼寫？老師說，那你就寫「很模糊的印象」啊。

我回家之後很懊惱，一直想「很模糊」，要怎麼寫？我又不能寫我媽媽長得很漂亮、有長長的頭髮、紅色的嘴膏這些。所以我就很誠實的寫，媽媽死了之後，弟弟妹妹哭著要媽媽，我的阿嬤就說：「你們媽媽已經到天上當神了，我要去哪裡找媽媽給

你們？」

這兩位作家，作品中常會描寫貧困的、不幸的小老百姓，也會寫可憐的小孩，我看著看著就哭了起來。我以前常常覺得自己沒有母親很可憐，有時會躲在棉被裡哭。看了老師給我的小說，為了書中人物不幸的遭遇，我難過得哭了起來，但說也奇怪，從此以後，我再沒有為自己的任何不幸遭遇而哭過，也就是說，我不再自憐，不再自己可憐自己。

閱讀是一種自我教育，透過閱讀，我可以自己教育自己。美國作家愛默森說過，圖書館裡的藏書，是囚禁在書架上的智慧小精靈，它們著魔地沉睡著，誰去借書，翻開來閱讀，就等於幫它們解開魔咒，救了它們，而我們便可以與人類社會的優秀份子在一起，得到他們的智慧。

至於寫作，我寫作時，自己是作者，也是讀者。寫下一個段落之後，我會回頭看看，通不通順？有沒有把自己想說的說明白？感不感動？有沒有趣？通過了，再繼續寫下去，這樣來來回回要好幾遍。你們寫作文也是，不要背什麼佳句、什麼理論結

構，要像講話一樣，自己有什麼感動，什麼經驗，就寫出來，自己看了如果不感動，就是沒抓到你想要寫的東西。我主張文學是人的精神糧食，要能雅俗共賞，如同米飯，富人要吃，窮人也要吃。我寫《看海的日子》寫到自己流淚，這是講一個因為生活困苦而當妓女的女性白梅，決心生孩子成為母親，這篇小說連礁溪風月場所的女性都能讀得懂，也都很感動。

反對雪山隧道

前陣子報紙寫我「死也不走雪山隧道」，對，我真的這麼說了，也真的不走雪山隧道。為什麼呢？我反對雪山隧道最大的原因是，地球上的每一個物種、地景，就跟人類一樣，都有生存的權利，雪山這麼一挖，破壞了生活在地球上的環境倫理。為什麼蘭陽平原有著終年長青的綠被呢？因為雪山的水經年灌溉著它，現在所有生態都被破壞，該有水的地方沒水了。我們為了方便，做了很多不該做的事，破壞了地球，也破壞了我們的生活環境。

現代人已經習慣用錢思考，凡事都講求速度方便，越來越懶惰。以前台北到宜蘭有三條路：濱海、北宜跟火車。如果走濱海的話，可以慢慢晃過一個接一個的漁村；走北宜的話，每轉一個彎，都有不同的小村落，每個村落都跟社會、跟馬路有很綿密的關係。現在，直接從台北隧道一穿，就到宜蘭；從宜蘭一穿，就到台北，久了之後，人節省了時間，卻少掉了許多該認識的東西。

這篇文章轉載自中國時報